

让思想拐个弯

从动物看城市

顾土

城市是人类居住的地盘,而且就是人类社会发明的产物,这大概不会有人质疑,但城市也是动物居住的地方,并且应该受到与人同等的尊重与保护,恐怕就不是共识了。

在我小的时候,即便在大城市里也有各种动物,当然不在动物园,而是遍布城市各个角落。那时几乎每个工厂、机关、学校的食堂后面都会养一窝猪,我家住在市中心的宿舍大院里,食堂养的猪是我们这些孩子每天必看的节目。家家还时兴养鸡鸭和兔子,这几样动物在我家里曾经先后养过几窝,都是我缠着大人的结果。作为孩子,养动物为的是好玩,而在大人的眼里,最终都会成为盘中餐。我家养的兔子越下越多,又不忍心吃掉,最后都送给了邻居和

幼儿园。那个年代在城里可以饲养猪鸡鸭兔,也在于城市和乡下差不多,四处是土路,泔水缸是风景,厕所还需要掏粪,从我家走出三公里就是芦苇坑。

如今的城市,养猪是不可能,鸡鸭不是不准养,而是没人愿意养,养狗成了普遍的景致,还与世界接了轨。养狗当然不是为了吃,而是宠物,不但好玩,也是许多人的精神寄托。从为了吃到为了精神,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生存的变化。

人类离不开动物,没有动物生存的地方,人也活不了多久,动物生存状态比较好的地方,人的生活品质也不可能很低。城市虽说是人类聚集之所,但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动物,天上飞的,地上跑的,有家养的,也有大量野生的,

当然还有很多既曾经家养又曾经野生的。比如那些流浪的猫狗,如今已经很难分清最初究竟是家养还是野生。在动物面前,人是强势群体,在城市生活中能不能容许动物自由自在地生存,当他们有难时,能不能援手,可以看出城市的品质。当年大规模灭绝麻雀的运动,说明那时的城市很无知也很疯狂;如果一个城市妄图将流浪猫狗都斩尽杀绝,证明这座城市距离文明日益遥远。

野鸭、天鹅、松鼠、刺猬,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证明城市生活环境正在改善的标志,它们的逃离、被捕杀,也已经作为我们描述城市生存状态低下的典型依据,可见,城市与动物相互依存,从动物看城市或许比从人看城市更能说明问题。

风月总无边

我要说话

何菲

微博这玩意,我落后了与我时髦程度相当的友人至少一年。我自付不是话痨,可也经不起再三鼓动,写了第一条微博,引来几句评论几个粉丝,于是新生活开始了。

几天后,友人建议我去加个“V”,自告奋勇帮忙我。次日,我发现本来寥寥几十个的粉丝数变成了几百个。

与微博的蜜月期我有过很二的经历:半夜打开手机上网刷新一下,看看睡觉的几个小时里有没有人给我新评论,博主又说了啥新段子,使劲刷新几下,发现真的没错过什么,于是继续睡觉。那段日子,一上来望野眼就神清气爽,一干正经事就头昏脑胀。

以前饭局稠密时我常备些放之四海皆准的客套话,如今赴宴前我会事先留意参加者的微博——最近的思想动向,秘闻见识,心水物件,作为谈资储备,以防一群人说了圈内的密码而我一脸茫然。

在非工作聚会时碰到生面孔,大家不再交换名片了,而是直接互粉。在吃一件美食前,须得自觉等人拍好照片后方能动箸。有次赴下午茶,两女友一个拿着ipad,一个拿着iphone,埋首捣鼓微博,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,只有我在专心吃喝。其中一个好意问我是否要刷点粉,婉拒,一下子出现大量僵尸粉丝比较让我难为情,好比我虽然爱听好话,可也深知马屁是味精,吊吊鲜头还行,真

当补药吃了要出事。有作家发现一规律:粉丝越多的说话越少,比如姚晨就很谨慎。而我发现草根在微博上,基本还是女人跟女人玩,男人跟男人耍。且人以群分,微博实际上是取悦自己寻找同类的东西:爱发照片的聚在一起,好谈论时事的凑成一群,心态都是一样的:花心思发的东西总期待听个响儿。可我有时做得不够好。友人曾私信我:“你为什么不大多不回评论。”我说:“我懒。”

有微博控跟我说,她真是为了微博而游历、购物、吃饭的,且超过70%正在交往的朋友都是博友,这让人匪夷所思。正如梁思成曾说,城市里到处都是房子而没有建筑一样,网上到处都是熟人,却鲜有根基深厚的朋友。关注他(她),我的依据是有观点和趣味,大半原创,且现实、时事、励志、幽默、旅游、测试、口水段子等等比例平衡。看个人微博,其实是看一个人的杂志。当我沾沾自喜时喜欢往高看,当我心生怨怼时则爱往低看。

相比博客,微博的门槛实在更低。用它记载某一刻的心情,某一瞬的感悟,比如梧桐叶黄了,连绵的雨停了,八宝辣酱放李锦记……那是最合适了。当然微博也是个垃圾桶,信息高度碎片化,东一句西一句气就散了。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,却记录了普通人生活中想要示人的点滴,可说是一部由俳句、图片和视频组成的个人史。

本埠生活录

跟群众在一起

石磊

天下人,大概分两种。一种,跟群众在一起,便如鱼得水如雀归林,自在得五体通透不能自己。另一种,跟群众在一起,立刻如坐针毡如恐高症患者单脚鹤立悬崖,僵硬至手足无措大脑短路。何其不幸,我是后面那一种。天生畏惧跟群众在一起,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,啧啧,那种高级情商和拔群智商,我是捉襟见肘两两双无,笨蛋到无法可想。细梳自己的成长历程,似乎从无被群众伤害的惨痛痕迹,这种莫名的畏惧,再三深思,只能考虑,是基因里带来的了。

而这种畏惧,近年竟然有愈演愈烈的倾向。旅行独自去,探花踏青独自走,听音乐看画展逛书铺绝对独自前往,不光看戏按摩独自默默去,吃饭亦顶好独自举行。身边darling们听说,人人骇笑不已,没见过依这种孤僻的女人。我只好垂头承认,我老了,愈发不能合群了,跟群众在一起的快乐,看起来,只能来世再修了。不过我在多年独自读书的过程中,发现那个如今十分吃香的舒国治,倒也是事事独自进行的男人。虽然伊的文字里,亦时隐时现群众饮酒深宵喝茶之类的话,不过那些场景那些心情,究竟粗鄙,不堪入文,只配穿肠而过,伊写得

出来,并垄断两岸三地的,字字都是独自一个人的精致干活。

仰群众的鼻息,于某些人,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近日更有挑战空降面前,无数亲密友人谆谆教诲,darling看看微博吧,多少好白相啊,不要那么自闭吧。说的人数和次数多了,我亦勉为其难奔到伟大的微博人海里学习一眼。十分惊悚的是,满目的偶来偶去,童鞋们呼朋唤友,一点点琐事便鸡冻得发抖。很难理解的是,那些有名有姓有文化有教养的优质群众中产人民,亦都如此粗鄙恶俗的文字,在人海里欢呼徜徉,纵情遨游,丝毫不觉猥琐难堪趣味糟糕。群众的壮观,已经超乎了我的极大想象,群众的澎湃,群众的排山倒海,群众的奔来奔去,我是真的无心亦无力跟上的了。

从微博挺身而出,拍拍胸口,翻张评弹老先生的唱片听听,真如密集人丛里,飘过一阵清凉穿堂风,浓郁蒸腾的肉夹气一举荡尽,格么真真雅俗并举满室馨香了。

搞不懂的是,要说评弹亦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玩意儿,莫非从前的群众,跟今日的群众,不是一个群众了?

丰子恺的画意



二部合唱

丰子恺 丰一吟(父女/画文)

分明是泥菩萨摔在地上跌破了,两个小孩一齐哭——就这么一回事。可在我那热爱音乐的父亲看起来就不是这么回事。他把这种哭声看成音乐,说他们是“二部合唱”。那泥菩萨跌破,看来不是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干的坏事。如果是其中一人给跌破的,另一个孩子一定会埋怨他,和他争吵。可现在他们两人一起哭,就说明泥娃娃跌破的事两个孩子都有责任,所以一起号啕大哭。我看了这幅画也挺辛酸的。真想再买一个送给他们呀!

总是想得太多

八音盒

戴蓉

曾经有人送过我一个八音盒。比火柴盒略大的木头盒子,摇动手柄便会奏响《这是一个小世界的》乐曲。盒盖可以打开,八音盒的音筒旋转着带动簧片的过程看得清清楚楚。送我礼物的人说,这是他在东京迪士尼乐园买的。多年后我去了东京迪士尼,在礼品商店里仔细搜寻,却找不到那款式样简洁的音乐盒子,只看见成堆颜色鲜艳的玩偶、毛巾和水壶。

后来那个八音盒走调了,是同学的父亲帮着修好的。我站在书桌前,看着他的手指、螺丝刀、镊子和不知名的工具起起落落,细密的齿轮重新咬合,心想:神仙也不过如此。这种崇敬的心情我在看《钢的琴》这部电影时又重温了一遍。几个被社会主流价值判出局的男人,合力给一个小女孩制造钢琴,这已经不是一个

简单的爱或责任的故事,而是创造一个小小世界的神话。

传说中八音盒是能带来幸福的东西,可是不知为何叮叮咚咚细碎的音乐声听来总有点令人惆怅。八音盒上的装饰也给人这样的感觉,踮着脚尖不停旋转的芭蕾舞女郎,在印着金色星星的玻璃罩里转动花伞的小丑,华丽却孤独,随着最后几个音符静止下来,一曲终了欢乐骤散。

紧一紧八音盒的发条,总能听到熟悉的曲子,可是倦怠的心呢?起初我们都相信自己能翩翩起舞,后来却迟疑地停了下来,日渐蒙上时间和世俗的灰尘,不再相信自己的价值。你知道,坚持梦想和保持心灵的年轻很难,可是如果连这个想法和努力都没有,那真是年久失修彻底黯哑了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256) ◆严力

→ 纹身的技术无处不在
有人在皮肤上纹身
有人用品牌时装纹身
有人用广告语纹身
有人用家族的权势纹身
有人用官阶纹身
还有人用宗教和国家纹身

→ 被生活绑架之后
除了每天为其准备赎金
能为其松绑的只有死亡

→ 当你有一定能力的时候
对他人做好事是
比较容易的
但如果只做“对”的事情
那么无论能力大小
做起来都很难

→ 因为不断地榨取地球
不少优秀景点被贪婪消灭了
有些景点被迫转移到地下
目前不少科学家在钻研
如何破解它们的接头暗号
夺回和恢复那些古老的
阵地

→ 很多年来
人类把大自然当作一头
可以不断杀戮的野兽
直到野兽身上的子弹
比肉还多

都市专栏



周刊 第256期

美食需要说法

狮头鹅引起我注意,是因为它贵得离谱,准确地说,是鹅头贵得离谱。

几年前就风闻狮头鹅的鹅头卤好之后,一只卖100元。注意,这还是批发价,从广东批到北京。2011年3月,被称为“狮头鹅村”的珠江三角洲凤窖村,就地批发是400元一只卤水鹅头,批到外地是500元一只。2012年2月我在一家高级私房菜馆看到,一只卤水鹅头竟然标上了900元的天价!鹅头连着脖子长长地垂挂在烧腊部的玻璃橱窗上。

一只鹅头连着鹅颈剥下来有整整一碟,鹅头一开为二,比普通鹅头大60%左右。

鹅头肉质软滑,鹅冠及两腮连着下巴都是肉瘤子,胶质居多,耐心的人,连脑子都挖出来吃掉。吃完就想,如此而已,怎么会这么贵?要说胶质

天价狮头鹅

钟洁玲

的话,鹅掌不是一样吗?鹅头的性价比是有问题的。

广东出产三大名鹅:黑棕鹅、黄棕鹅、狮头鹅。论肉质,黑棕鹅第一,黄棕鹅第二,狮头鹅第三。狮头鹅体型巨大,大公鹅一只可达14公斤,站起来昂首挺胸,气派非凡。晋代有人养鹅把门,有可能就是养这么巨型的鹅。把它往门前一摆,所占位置超过一只狼狗,但不吓人,和平时代权当一只迎宾宠物未尝不可。客人来了,它摇着脑袋,带动满头的肉瘤一起晃荡,相当逗人。肉瘤子是它骄傲的资本,别的鹅只是鹅冠顶着一只圆筒的肉瘤子,它呢,除了头顶,腮帮两侧都长着肉瘤,把下巴连上了。幸运的是,这肉瘤不是病征,全部是无骨之肉,是最好吃的胶质。

行家认为,狮头鹅的价钱是炒作

的结果。它的成熟期只是70-90天,不是稀缺品种。黑棕鹅的鹅头味道与它分毫不差。三大名鹅之中,能作为食材制作驰名中外的脆皮烧鹅的,唯有黑棕鹅,黑棕鹅肉质细腻且没臊味。

狮头鹅只适宜做卤水。去了头之后,巨大的鹅身是不值钱的,肉质粗糙。不过狮头鹅体内有一只值钱的鹅肝,现在越来越被食客看中。这鹅肝大而粉嫩,卤过之后切片上碟,下面垫着卤豆腐做衬托,深受食客追捧。

“狮头鹅村”有位村民建了一个养殖场,1千多平米养1千多只狮头鹅,平均每天卖掉100只,整只卖只是7元/斤,一只狮头鹅13-14斤,他一天就能成为万元户。如果他希望获得暴利,就用潮州卤水炮制鹅头,100只鹅头能得5万元!这么想想,贵的其实不是鹅头,而是卤水!